

穆斯林宣教事工中的语境化与“侵犯”

弗莱德·法罗赫

牧师弗莱德·法罗赫博士是“全球倡议：向穆斯林民族传福音”组织的一名国际培训师。身为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2014年他在神召会神学院获得跨文化研究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穆斯林身份。他还曾就职于SAT—7中东基督徒电视频道和“纽约大都市耶稣服侍穆斯林网络”。

摘要

本文通过描述当基督徒传道人利用《古兰经》经文作为桥梁，对穆罕默德重新解释以及滥用“穆斯林”这个词时，在传道实验中发生的侵犯情况，希望能够对基督徒传道人有所帮助。当基督徒传道人利用和重新定义神圣的伊斯兰经文、人物和身份标识，且采取的方式是从当地穆斯林社区中篡夺那些文本、人物和身份标识，这种针对穆斯林的事工会造成侵犯。见多识广的穆斯林必定会意识到这些方法具有欺骗性，因为这些方法试图在圣经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之间建立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共识。本文最后推荐了替代性的情景化传福音策略，以促使与穆斯林之间更有果效的跨文化沟通，却不会在他们当中产生不必要的冒犯。

在很多场景（包括神学场景和宣教学场景）下，界限都非常重要。安萨里是杰出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卒于1111年，留下了70多本著作。安萨里的这些知名著作中有一本是《明确辨别伊斯兰教与异教的标准》（*Faysal al-Tafriqa Bayna al-Islam wa al-Zandaqa*）¹ [The Decisive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Islam from Heresy]。这本著作勾画出了典型的伊斯兰教界限，可供分辨谁是穆斯林、谁不是穆斯林。安萨里判定，凡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之人，其穆斯林地位都必须受到保护。他进一步判定，凡将这样的人视为卡菲尔（异教徒、非穆斯林）的人，其本身就是卡菲尔。

同样，基督徒也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界限，即便在向穆斯林宣教的领域也是一样。过去几十年引起争论的主要界限或“细线”就是情景化与混合主义之间的区别。从传道人或宣教士的视角来看，这两种概念之间存在张力。

本文引入了侵犯的概念，这是向穆斯林宣教时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张力。当基督徒传道人利用和重新定义神圣的伊斯兰经文、人物和身份标识，且采取的方式是从当地穆斯林社区中篡夺那些文本、人物和身份标识，就会造成侵犯。

¹ Abu Hamid al-Ghazali, *Faysal al-Tafriqa Bayna al-Islam wa al-Zandaqa*, trans. Sherman Jackson (n.d.), accessed October 1, 2016, <http://isites.harvard.edu/fs/docs/icb.topic888446.files/On%20Boundaries%20of%20theological%20tolerance.pdf>.

本文首先回顾从传道人的角度看比较明显的情景化—混合主义张力。其次，描述一种非常相似却又完全相反的张力——侵犯——从目标受众（即穆斯林）自身的角度看比较明显的张力。第三，本书提供一些常用的宣教模式案例，这些宣教模式都属于侵犯的范畴。这包括以《古兰经》经文为桥梁、对穆罕默德重新作出解释、对“穆斯林”一词进行误用。第四，为帮助基督徒明白侵犯，本书给出一些穆斯林为传播伊斯兰教而进行侵犯的案例。本文最后给出的一些建议有助于更健康、更有效、更符合道德地向穆斯林传福音。

1. 情景化与混合主义之间的张力：传道人的视角

在本文的用法中，情景化被一般性地定义为某个传道人在某个时间框架内于某个地点让某个人明白某个信息的沟通过程。在应用这种一般性的定义时，我们可以将“某个”一词视为变量。在跨文化宣教中，某个信息永远不变，就是福音。下面是一个具体的宣教情景化案例：从2017年开始，乔斯和玛利亚开始让伊拉克南部的马什·阿拉布斯明白福音。这种情景化视角不应被误解成传道人对领受者的单方向沟通。实际上，健康的情景化必须包括传道人从传福音的对象那里学习并对其进行了解而进行的对话。

福音的情景化至关重要，因为这能帮助那些还不了解或还不相信福音的人明白福音。合理的情景化范例包括用特定听众的心灵语言讲福音，并用这种心灵语言向这些听众讲解圣经。这种情景化有助于履行神所赋予基督徒的使者功能（林后 5:20）。

当基督教传道人以情景化的方式，满怀着爱心和敬虔祷告之心传讲福音的时候，福音的消息就最有可能具有说服力。在这个过程中，圣灵通过定罪来说服人，从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主耶稣论到圣灵时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约 16:8-9，原文通篇采用 NASB 版圣经，译文通篇采用和合本圣经）。

在基督教的框架内，混合主义是将基督教信仰和/或实践与不可兼容元素进行合并，从而让“基督教”不再符合圣经（即被破坏）。戴维·赫塞尔格雷夫（David Hesselgrave）评论称，“混合主义有时候是因为低估了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而又高估了不同信仰的有效性才产生的”。²如果基督的信息中丢失了其特殊性或独特性，或者更有甚者，不以基督为信息，那么就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和担忧，在跨文化的见证中尤为如此。如果传道人不能清晰地将基督描绘给目标听众，听众就不能对福音做出积极的回应。

在传统上，基督的跨文化见证人在传福音、门徒培训和建立教会时会竭力避免混合主义。所有参与到跨文化服侍的人士可能都思考过正当的情景化与不正当的混合主义之间的分界线问题。实际上，当代宣教中的首要问题就是，“情景化的举措可能在何时越线变成混合主义，从而对原始的、来自于圣经的信息造成损害？”

² David Hesselgrave, “Syncretism: Mission and Missionary Induced?” in *Contextualization and Syncretism: Navigating Cultural Currents*, ed. Gailyn VanRheenen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6), 72.

如上文所述，情景化与混合主义之间的张力是从传道人的角度看待沟通过程，从传道人的视角感受并力争解决这一张力，而听众对于圣经的根基是否被削弱，则一无所知。

2. 情景化与侵犯之间的张力：从听众的立场来看

有效的沟通需要对话和观察。听众的立场³与传道人的立场对于沟通过程来说同样重要。基督的使者在向穆斯林传福音时必须开展多维观察，就像汽车驾驶员在接近红绿灯时必须留意两个方向一样。

侵犯一词有若干定义和应用。在本文中，侵犯是指《韦氏词典》所定义的侵犯一词的名词形式：“逐步或秘密夺取其他人的财产或权利；越过通常的或正当的界限”。⁴如上文所述，如果基督教传道人利用和重新定义神圣的伊斯兰经文、人物和身份标识，且采取的方式是从当地穆斯林社区中篡夺那些文本、人物和身份标识，那就会造成侵犯。

基督教传道人对自己竭力传讲的圣经信仰会很熟悉。从他们的视角看，在通过跨文化沟通竭力将这种信仰呈现给某个听众时，他们应该能够辨别自己是否偏离了这种信仰。另一方面，本土的听众从他们自己的视角，能更好地判断这种跨文化信息传递是否侵犯甚至篡夺了他们所珍视的信仰。

侵犯构成了违反伦理。如果要体会被侵犯时穆斯林所感受到的情感上的不快，基督徒就应自省，假如有穆斯林当着他们的面做以下这种祷告，作为基督徒是否会感到伦理上有问题：

我们在天上的神；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好帮助所有人都顺服伊斯兰教。

赐我们日用的饮食，
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得罪我们之人的罪。
不叫我们落入试探，不叫我们认为神竟然有儿子。
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以为全能者有朋友。

³ This essay utilizes the term “receptors” as used by Charles Kraft, *Communication Theory for Christian Witness*, rev. ed. (Maryknoll: Orbis, 1994), 10: “Communication requires that there be a message, one or more people to whom the message is directed, and a messenger to take the message across whatever gap exists between the source of the message and the intended receptor(s).”

⁴ Merriam-Webster, s.v. “encroach (v.),” accessed October 15, 2016,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encroachment>.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如果穆斯林为了推广伊斯兰教而“重新改写”圣经经文和主祷文中的礼拜仪式，基督徒必定会提出抗议，这抗议也是合理的。类似的改写必定会产生一种很容易被基督徒读者感受到的侵犯。这种呈现方式会欺骗那些知之甚少的基督徒听众，让他们误以为伊斯兰教有效地表达了耶稣的信息。本文试图帮助基督徒明白，如果心怀好意的基督教宣教士侵犯了穆斯林的圣书、圣人和神圣标识，有见识的穆斯林将作何感受。

3. 向穆斯林传福音时的侵犯

从历史上看，穆斯林背景下的土壤很难让福音扎根。多个世纪以来，这种背景方面的挑战导致穆斯林社群内很少撒下福音的种子。现代宣教士有意弥补这一缺憾，是值得赞许的。宣教士的努力跟其他人类努力相似，都利用试错法、实验法和创造力来实现既定目标；但是，宣教跟许多其他人类努力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宣教是主耶稣自己特地托付的，也是受祂的话语——圣经的引领和支配。

过去一个世纪见证了向穆斯林传福音方面的重大宣教实验。这些实验在宣教士群体中引发了一些意义重大的争辩，主要是关于情景化的努力⁵是否越线进入了混合主义。新的方法和模式让针对穆斯林的传福音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可能性。早在 1938 年，亨利·里格斯（Henry Riggs）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向穆斯林传福音时应当尝试没有人走过的路吗？”里格斯的提议鼓励了“成群跟随耶稣的人不断发展，这些人一边积极地将耶稣传给其他人，一边继续忠于自己在伊斯兰教中的社会和政治群体。”⁶这里引用里格斯不只是因为他的建议正是下文所评估的方法论的原型，更是因为他对新事物和创新的推荐似乎让人无可抗拒。

至于这种较新的宣教做法是否可能越线变成侵犯，目前尚未引起宣教学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预期到这种可能的存在，因为当地人是从评估侵犯所需要的独特视角来看待这些做法。幸运的是，能够提供这种反馈的当地人的数目正在增长。要辨别侵犯情况就需要熟悉背景。生来就是穆斯林又被当做穆斯林养大的当地人对这方面非常熟悉，能够

⁵ Readers familiar with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Muslims may know John Travis' "C-scale." The scale is not used in this article as Travis did not intend the C-scale as a contextualization scale. In 2015 he explained this with an article on misunderstandings regarding the C-scale: "The first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has to do with what the letter C represents. It does not stand for 'contextualization,' 'cross-cultural church-planting spectrums,' or 'Christian'—all terms that have been mistakenly used. It stands for 'Christ-centered communities'; in other words, fellowships or groups of Jesus-followers—biblical ekklesiae," in John Jay Travis, "The C1-C6 Scale after 15 Years,"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October 2015).

⁶ Henry H. Riggs, *Near East Christian Council Inquiry on the Evangelization of Moslems: Report* (Beirut: American Mission Building, 1938), II, 6, emphasis added.

提供与侵犯实例有关的有益反馈。我们希望，这种反馈可以促进对穆斯林传福音，并减少已经或将会与这些实验性宣教做法进行互动的当地人所感受到的不必要的冒犯和困惑。

穆斯林似乎越来越意识到来自基督教传道人的侵犯。1987年7月，《伊斯兰教世界评论》（*Islamic World Review*）警告穆斯林，基督教宣教士正在使用被称为“情景化方法”的狡诈手段：“这意味着他们现在站在宣教的国家的人民和文化的背景下讲话，他们在跟淳朴、往往又不识字的农民打交道时不太诚实。他们不再在穆斯林地区公开自称基督徒，而是自称‘尔撒的追随者’。”⁷这一引用表明，穆斯林不只是担心失去信众，更担心欺骗性的、不符合伦理的方法。

3.1. 引起侵犯的方法论

本小节提供了在穆斯林当中发生侵犯的一些重大试验案例。本文考察了穆斯林珍视的以下每一个范畴所发生的一个侵犯范例：圣文、圣人和神圣标识符。

3.1.1. 以《古兰经》经文为桥梁造成的侵犯

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做好准备，回答穆斯林根据他们自己的圣书《古兰经》提出的问题和主张。这是跟穆斯林谈论属灵问题时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敏感而又娴熟的基督见证人有能力从这样的谈话中寻找机会去分享圣经真理；而这样做也不一定会构成侵犯。

当基督教传道人使用《古兰经》作为切入点发起跟穆斯林的属灵交谈，之后再以一种破坏《古兰经》整体信息的方式重新解读这些经文时，以《古兰经》经文为桥梁就构成了侵犯。所以，这种以《古兰经》为桥梁的结果就是欺骗性的，即便传道人原本心怀好意。

另外，分辨发生侵犯的情况需要熟悉背景。因而，描述穆斯林如何可能非法地以圣经经文为桥梁将有助于对侵犯进行说明。如果伊斯兰教的护教家艾哈迈德·抵达特（Ahmed Deedat）将耶稣在马可楼上所预言的另一位“保惠师”解释为是指穆罕默德而非圣灵，熟悉圣经的基督徒自然会对他感到憎恶。⁸首先，耶稣说这位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约14:16）时，祂是在跟自己的门徒讲话。很明显，穆罕默德从来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不可能应验这一预言。其次，甚至更惊人的是，抵达特认为耶稣要为在祂以后来的一位先知开路并称颂那位先知，而那位先知则要创建新的宗教。抵达特对圣经的曲解很好地说明了基督徒在向穆斯林作见证时，也应当避免这种欺骗性的侵犯。

⁷ J. Dudley Woodberry, “Contextualization among Muslims: Reusing Common Pill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3, no. 4 (1996): 173.

⁸ Ahmed Deedat,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Muhammad* (Chicago: Kazi Publications, 1991).

实际上，以《古兰经》经文为桥梁的做法对基督教传道人具有吸引力，因为穆斯林从小就被告知圣经是错误的，所以是不可靠的。这就是伊斯兰教改变的教义。鉴于《古兰经》包括了许多与耶稣有关的经文，基督教见证人有时候会使用跟圣经经文看似很像的《古兰经》经文，以此切入跟穆斯林的属灵交谈。《古兰经》对耶稣的称颂确实超过一般情况下对其他先知的称颂，认为祂是通过神迹出生，并且见证说安拉允许祂使死人复活（3:49）。考虑到穆斯林反对圣经的倾向，可能此处《古兰经》资料能够提供通向福音的文本桥梁。

可能最流行的以《古兰经》经文为桥梁的方法就是“骆驼法”。骆驼法的前提是从《古兰经》的 3:42-55 章节开始讲福音。第 3 章包含的一些有关耶稣的资料乍一看确实是正确的。这包括提到天使报喜（3:42-46）、耶稣由童贞女出生（3:47）和神迹（3:49）。凯文·格里森（Kevin Greeson）发明了“骆驼法”，其“骆驼册子”⁹是针对穆斯林的传福音小册子，事实上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用 13 页的篇幅对 3:42-55 章节进行了逐节注释。

不幸的是，格里森对这段《古兰经》经文的解释是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格里森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和使用违反了认主学的无道成肉身要素，而这是《古兰经》的潜在信息。认主学宣称安拉是绝对的、不可见的统一体，他在这个世界上既不生也不受生（譬如，参看 112:1-3 章节）。第二，格里森的注释在 3:55 节结束，而 3:55 节之后的内容却开始对耶稣儿子的身份和神性提出争议（3:59），同时穆罕默德也咒诅那些持守这一信仰的人（3:61）。因而，骆驼法将《古兰经》经文断章取义，而且采用的释经方法如用于解释圣经，一定会遭到新教徒的抗议。

骆驼法选择穆斯林认为神圣的经文并对其重新进行解释。这种侵犯在当地穆斯林看来尤其严重，因为骆驼法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削弱了《古兰经》本身的根基性教义。

有学问的穆斯林会发现骆驼法很容易就会变成侵犯。格里森下面的说法很令人困惑：¹⁰ “我非常感激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伊斯兰基金会等，因为他们正在将阿拉伯语的《古兰经》翻译成全球各种语言。我觉得很受祝福，因为我可以用母语读《古兰经》。”¹¹ 之后他劝勉穆斯林：“不要漏掉安拉的祝福。不要依赖其他人告诉你安拉的信息。请阅读翻译成你的母语的《古兰经》，让我们一起发现能够改变你生命的宝藏。”¹² 实际上，穆斯林觉得很难相信基督徒会真诚地写下这样的语句。

⁹ Kevin Greeson, “Camel Tracks: Discover the Camel’s Secret” (Bangalore, India: WIGTake Resources, n.d.), accessed October 25, 2016, http://www.harvest-now.org/fileadmin/resources/en/The_Camel_Tracks.pdf.

¹⁰ Kevin Greeson state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Biblical Missiology in 2010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authoritative Scriptures extend beyond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See Biblical Missiology, “Interview: Kevin Greeson of the Camel Method,” April 21, 2010, accessed October 25, 2016, <http://bibmiss.wpengine.com/wp-content/uploads/2010/04/03-Question3-weightofauth.mp3>. This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quotes above, and may indicate a case of one message presented to Christians and a contrary message presented to Muslims.

¹¹ Greeson, “Camel Tracks,” 1.

¹² Ibid., 2.

骆驼法已经被称赞并被大力宣传，其中格里森的指导手册前言中就有一句类似的宣传语：“虽然向穆斯林传福音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骆驼法已经非常接近于灵丹妙药了。”¹³然而，一名基督教宣教士迈克·摩尔（Mike Moore）记载了他用骆驼法带领的一名伊玛目的回应。这名伊玛目认为骆驼法的推理逻辑无法令人信服，他甚至反对格里森的许多解释。骆驼法会指导那些实践这种方法的人去问穆斯林：“在所有先知中，你认为哪一个先知最有能力帮助我上天堂？”¹⁴这名伊玛目不认同“唯独以撒（耶稣）才有资格向穆斯林显示通往天堂之路”这种观念：“实际上，每个先知都有知识和智慧可以向人显示通往天堂之路——每个先知都有。”¹⁵

用《古兰经》经文作为桥梁最终会进入死胡同。在穆斯林当中传福音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们拥抱神，即以耶稣的身份访问过地球的那位神。《古兰经》拒绝这种叙述。2013年我做博士项目时采访过一名住在美国的知名巴勒斯坦伊玛目，他有些紧张地回应了我的询问，即《古兰经》是否承认有神性的耶稣：“绝对没有类似的经文。绝对找不到任何穆斯林学者，会相信《古兰经》中有任何支持耶稣的神性的经文。”¹⁶这名伊斯兰教学者感受到了自己的这种主张会构成侵犯。

总之，以《古兰经》经文作为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桥梁虽然可能具有一些潜能，但是这样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这种做法构成了侵犯，因为这本质上是将伊斯兰教的经文拿过来，再将一些削弱了《古兰经》总体信息的解释加在这些经文上。此外，穆斯林难免认为这样做的人是将《古兰经》原本没有的权威加在《古兰经》上。

3.1.2. 重新解释穆罕默德造成的侵犯

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是他们绝对可靠的先知，也是安拉的最后一位使者。本小节专门关注基督教传道人对于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使命重新作出的解释。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冒险就是哈利·塔尔曼（Harley Talman）做出的。塔尔曼最近的著作《穆罕默德也属于先知吗？》（*Is Muhammad Also among the Prophets?*）¹⁷在这一古老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具体而言，塔尔曼旨在创建一个连续统一体，好将穆罕默德解释成某种圣经中的先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认为《古兰经》是绝对可靠的、是有绝对权威的，但是

¹³ Kevin Greeson, *The Camel: How Muslims are Coming to Faith in Christ* (Bangalore, India: WIGTake Resources, n.d.), 13.

¹⁴ Ibid., 108.

¹⁵ Mike Moore, “My Interview with an Imam,” *Baptist Theologue* (blog), December 31, 2007, accessed October 25, 2016, <http://baptisttheologue.blogspot.ca/2007/12/my-interview-with-imam-i-served-as-imb.html>.

¹⁶ Fred Farrokh, “Perceptions of Muslim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Muslim-Born Persons in Metro New York” (PhD diss.,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4), 93.

¹⁷ Harley Talman, “Is Muhammad Also among the Proph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logy* 31, no. 4 (2014).

也不能排除神呼召并使用穆罕默德作先知的可能（就像旧约圣经中的扫罗一样，或者像当代灵恩派的先知一样）。¹⁸

塔尔曼的声明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这种提议在背景上难以令人相信。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确认是伊斯兰教的根基。要成为穆斯林，就要宣誓萨哈达（伊斯兰教清真言），“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¹⁹下面这种宣誓是不够的，“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75%的时候都是正确的”。伊玛目也不会接受下面这种认信：“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排在扫罗后面的一位先知”。

塔尔曼的冒险就等于是侵犯，因为他试图用一种在穆斯林的背景下不太可能的方式重新解释穆罕默德。而穆斯林只接受穆罕默德为真先知。这是基于特定背景下的一种二元选择。接受穆罕默德为神最后的、绝对可靠的先知的人，都属于伊斯兰教乌玛（社群）之下，并享有相应的具体权利和特权。

安萨里描写了伊斯兰教法律如何给任何认为穆罕默德有错误的人贴上异教徒的标签的：

“不信（*库夫尔*）”就是认为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任何话为谎言。“信仰（*伊玛尼*）”就是认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是真实的。因此，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非信徒，因为他们否认这位先知的真实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信”是一个法律上的名称（*hukm shar'i*），就像奴隶制和自由一样，它的含义就是流这样的人的血是合法的（如此命名），并且可以对他施行审判，以至于他将永远居住在地狱之火中。由于这是一个合法的名称，所以只能根据经文（*nass*）的明确文本或从明确文本中得出的类比（*qiyas*）才能知道。²⁰

由于将穆罕默德视为假先知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塔尔曼为何希望保持穆罕默德是真先知的可能性。但是，塔尔曼似乎忽视了穆罕默德对三位一体（4:171章节）、基督的神性（5:72；5:116章节）和钉十字架（4:157-158章节）提出了争论，藉此否认圣经中的耶稣。

凯文·希金斯（Kevin Higgins）步塔尔曼后尘，声称穆罕默德可能是某种类型的圣经先知：

在重新解释穆罕默德时，提到了两个例子：穆罕默德类似于旧约圣经的先知，或者类似于具有“灵恩派”的先知恩赐。虽然一些局内人运动（IM）的倡导者确实提议

¹⁸ Ibid, 177.

¹⁹ The Arabic word *rasool* is based on the root “to send” and is various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prophet,” “apostle,” or “messenger.”

²⁰ Al-Ghazali, *Faysal al-Tafriqa*, 92.

称，这些方法中的一个或两个方法是可能的，而更常见的论据就是依靠旧约圣经中的例子，比如巴兰，神让他说一些真实的事，但是他也做了错事。²¹

塔尔曼和希金斯可能认为，他们通过赋予穆罕默德较低层次的圣经先知的地位，就可以向穆斯林打开福音的大门。但是，他们侵犯了伊斯兰教中同样的神圣立场，因为他们重新解释穆罕默德的方式是之前从未获得过乌玛许可的。穆斯林有史以来都邀请非穆斯林接受穆罕默德为绝对可靠的先知。凡不这样做的就构成了库夫尔（不信的范围）。这种范畴包括许多人，他们虽承认穆罕默德是非同一般的孤儿、锲而不舍的征服者、娴熟的外交官、常胜的军事领袖、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却不接受其为绝对可靠的先知。但是，鉴于穆罕默德拒绝了圣经中有关耶稣的讲述，所以相信圣经的人不可能认为穆罕默德是真先知。穆斯林决不同意穆罕默德是持中立立场的先知，然而塔尔曼和希金斯却试图提出这种立场。这就构成了侵犯。

3.1.3. 误用“穆斯林”一词构成的侵犯

对穆斯林而言，“穆斯林”一词是神圣的，因为这是属于他们信仰群体之人的首要身份标识。很明显，穆斯林移民到非穆斯林土地上时，不会将这个�翻译成当地对等的“顺服神的人”。通过保留“穆斯林”一词，穆斯林表示这个词属于他们。

然而，如果照着基督教宣教士概念上的理论，就很容易误用这个词。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一种观念：“穆斯林”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顺服或已经顺服神的人。根据这种较为广泛的定义，谁可以比那些接受神通过基督做出的启示的人成为更好的“穆斯林”呢？此外，根据伊斯兰教法律，如果穆斯林因为不信成了“库夫尔”，就必须死去。幸运的是，在许多穆斯林背景下，并没有规定实施这种斩首处罚，而是将这种处罚免除了。然而，*murtadd*（“叛教者”）可能会遭受极大的折磨，并且会葬送他在该社群的未来。

以此为起点，宣教士广泛地推动一种观念，即本地人一边拥抱圣经的救恩计划，同时保持“穆斯林”的身份。他们通过推动比如以下这类身份而越线产生了侵犯：“穆斯林是跟随耶稣的人”、²²“穆斯林是跟随弥赛亚耶稣的人”、²³“符合圣经的穆斯林”、²⁴和“在基督里的穆斯林”。²⁵这一切的描述用语都是以现在时态使用“穆斯林”一词，这与

²¹ Kevin Higgins, “Let’s Leave *Shahada* to Real Muslims: A Response by Kevin Higgins,”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October 2015).

²² Joshua Massey, “God’s Amazing Diversity in Drawing Muslims to Chr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7, no. 1 (2000): 7.

²³ John Travis, “Messianic Muslim Followers of *Isa*: A Closer Look at C5 Believers and Congreg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7, no. 1 (2000): 53-59.

²⁴ Rick Brown, “Biblical Musl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4, no. 2 (2007): 65-74.

²⁵ Richard Jameson, “God’s Creativity in Drawing Muslims to Jesus,” in *Understanding Insider Movements: Disciples of Jesus*

一些替代性描述用语的形式相反，如“在基督里的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凯文·希金斯对于敬拜基督的人保留穆斯林一词进行了辩解，正如他为穆斯林“局内人”推荐若干身份说法之一时所说的：

我可以说明我是个穆斯林，因为“伊斯兰”一词的含义是顺服，而穆斯林则是顺服的人。所以，我可以在穆斯林社群当中告诉其他人，我已经最终顺服了神的话语尔萨以及《摩西五经》、《大卫诗篇》和《新约福音书》中神的话语，而这些都是《古兰经》认可的。²⁶

这种情况下已经发生了侵犯，因为乌玛将“穆斯林”的身份归于那些持守穆罕默德的先知性讲话的无误性之人。鉴于穆罕默德拒绝了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子身份、耶稣的钉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所以持守这些信仰的人用“穆斯林”来形容自己就构成了侵犯。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看，越来越大的威胁就是如果可以将“穆斯林”一词重新进行定义，使其包含敬拜基督的人，那么这个词就不再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身份标识，因为这个词的原始用法就是为了将敬拜基督的人排除在外。这不应与“神行了一些新事”相混淆；这违反了伦理，构成了侵犯。

总之，很明显上文所评估的方法论并非单独的、不相干的倡议。相反，这些方法论乃是相互关联的，也彰显了被称为“局内人运动”的较广泛的宣教学。当应用于穆斯林背景下时，这种宣教学就对穆斯林的神圣文本、人物和身份标识产生了侵犯。

4. 穆斯林在传播伊斯兰教时发生的侵犯

本节通过“换位思考”来帮助基督徒读者明白侵犯。基督徒通过思考“如果穆斯林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会作何感想？”会受益匪浅。这绝不是一种假设性的练习。

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历史的学生会意识到，伊斯兰教基本上就是对圣经信仰的侵犯。穆罕默德将许多圣经人物拿到伊斯兰教的神学大厦中使用。最明显的是，穆罕默德盗用了神的救主耶稣，并且将他降格为他自己的先驱（61:6章节）。这种令人悲伤的事实盗用了基督徒最重视的一个人物——主耶稣基督本身，从而构成了明确的侵犯。

今天的穆斯林护教者在他们的信仰传播策略中继续进行侵犯。希金斯极端解释的对立面就是穆斯林学者竭力“在圣经中寻找穆罕默德”，将《古兰经》的含义强加在圣经的人名和术语上。阿卜杜尔·阿哈德·达伍德（Abdul Ahad Dawud）声称许多旧约圣经的预言并不是指基督而是指穆罕默德。²⁷他非常牵强地将穆罕默德与《创世记》49章有关细罗

within Diverse Religious Communities, eds. Harley Talman and John Travi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5), 611.

²⁶ Kevin Higgins, “Identity, Integrity and Insider Movements: A Brief Paper Inspired by Timothy Tennent's Critique of C-5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3, no. 3 (2006): 121.

²⁷ Abdul Ahad Dawud. *Muhammad in the Bible* (New Delhi, India: International Islamic Publishers, 1993).

的预言关联起来。²⁸他还声称阿拉伯语的**苏菲派**跟希腊语的“**索菲亚**”（智慧）有某种关联，却没有给出任何语言学上的解释。²⁹加拿大伊斯兰教信息学院的贾马尔·巴德维（Jamal Badawi）在教授“圣经中的穆罕默德”时声称，《诗篇》84:6 的**流泪**（Baca）是“**麦加**（Mecca）”的替代性称呼，所以就是预言穆罕默德。³⁰如上所述，艾哈迈德·抵达特（Ahmed Deedat）很久之前就通过改变希腊文单词 **Paraklete**³¹，而声称穆罕默德是《约翰福音》中提到的安慰者。但是，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也违背新旧约圣经整体的教导。

伊斯兰教的扩张允许侵犯，因为伊斯兰教不受圣经中的伦理道德约束。伊斯兰教为推动自己的进步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游说、教育、传教、邀请、欺骗、掩饰以及赤裸裸的暴力。感恩的是，许多穆斯林并不使用后面的几项举措，但是这些举措却得到了穆罕默德的批准，并会被某些穆斯林使用。基督教宣教士应当克制自己，在向穆斯林传福音时要摒弃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即便伊斯兰教可能允许穆斯林在推广伊斯兰教时使用这类方法，但是基督徒在伦理上受到约束，必须持守圣经中的诚实原则。

5. “重新使用常见的支柱”是侵犯吗？

本节回应了达德利·伍德伯里（Dudley Woodberry）的调查，即向穆斯林传福音时能否“重新使用常见的支柱”³²。伍德伯里很正确地注意到，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中所用的许多形式甚至一些相关术语，都有基督教和犹太教渊源。马可·哈兰（Mark Harlan）企图特意以伍德伯里“重新使用常见支柱”的观念为跳板：“但是，要实现我们的目的，只需要表明信仰的支柱及其词汇之前基本上都是属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所以重新对其进行使用只不过是收回一开始就属于这些社群的东西。”³³

哈兰提出的“收回”论构成了侵犯，原因有几点。第一，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证词、祈祷、斋戒、出课、朝觐——不仅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很常见，而且实际上几乎对任何宗教都很常见。没有哪个宗教可以永久性地独占或使用这些内容，或者不让其他宗教使用这些内容。第二，哈兰所提出的“收回”忽视了一点，即具体的“支柱”践行已经被穆斯林培养、珍视并控制达140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也必定能说明一些事情。当

²⁸ Ibid., 49.

²⁹ Ibid., 47.

³⁰ Jamal Badawi, “Muhammad in the Bible,” *Islamic Information Foundation* (n.d), accessed October 20, 2016, http://www.islamicity.com/mosque/muhammad_bible.htm

³¹ Deedat,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Muhammad*.

³² Deedat,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Muhammad*.

³³ Mark Harlan, “Recycling Islamic Vocabulary in Bible Trans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National Conference, Dallas, TX, October 15, 2016).

地穆斯林对哈兰观点的看法，跟他们对中世纪十字军战士企图重新夺回圣地的看法完全相同。哈兰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穆斯林明确将某些这类做法和用语与反圣经的意义关联起来；事实上，这全都在伊斯兰教靠行为得救的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伍德伯里自己发出了正确的警告，即重新给这些伊斯兰教形式赋予其他含义这种做法本身可能就有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去除功德等穆斯林含义的前提下重新使用穆斯林的形式。”³⁴

总而言之，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基督教传道人不能不引用一般的常见支柱，但是也应该克制自己，不误用特定的伊斯兰教文本、人物和身份标识。除非建立起对信仰的认信、祷告生活、禁食和慈善施舍，一个信仰群体也无法建立起来。其中难免会有一些重叠。当地穆斯林会期待用*deen*（宗教、信仰）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太可能将其视为侵犯。基督的传道人可取的做法就是防止发生上述侵犯——以《古兰经》文本为桥梁、重新解释穆罕默德、误用“穆斯林”一词——这些在伍德伯里最初的文章中都没有明确提及过。

6. 向穆斯林传福音时健康的情景化

第3节列举了基督徒在向穆斯林传福音时不幸造成侵犯的情形。第4节展示了穆斯林在邀请(*da'wa*)基督徒归向伊斯兰教时造成的类似伦理侵犯。本节旨在给第3节描述的侵犯形式推荐一些正面的替代形式。这个列表绝非详尽无遗；它仅仅是以非教条的形式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更令穆斯林听众感兴趣，从长期来看更有果效，也不太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冒犯；被大多数穆斯林视为侵犯的一些方法都会引起类似的冒犯。

6.1. 概念上的过渡

第3.1.1.节展示了向穆斯林传福音时“以《古兰经》为文本桥梁”的侵犯本质。这一节推荐“概念上的过渡”作为替代。概念上的过渡指的是建造一个穆斯林听众已经熟悉的神学架构。

偏向概念上的过渡而非文本桥梁，预计会立即产生两种反对声音。我会对其进行回应。第一，有人可能会直接假设，“在每一个伊斯兰教概念的后面，难道没有《古兰经》的文本吗？”虽然这可能基本上是真的，但是下面所推荐的连接的概念在很多宗教中都很常见，而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第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保罗从异教资源建立桥梁的做法是否能让以《古兰经》文本为桥梁的做法变得正当化。虽然保罗很赞同在《提多书》1:12 引用克里特人中的一个“先知”所说的话，但是他这么做并非为了传福音。相反，他这样做是为了“责备”（第13节）“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的”（第10节），这样的人表明克里特人的倾向是

³⁴ Woodberry, “Contextualization,” 183.

“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第 12 节）。引用这处经文作为保罗情景化传福音的榜样是愚蠢的。

此外，保罗在马斯山的讲道中，援引不具名的希腊诗人的话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徒 17:28）。鉴于保罗似乎在引用异教的资源，这个问题令人不禁产生疑问，为何以《古兰经》经文发起与穆斯林的传福音交谈会像骆驼法一样，都没有果效，又不合伦理。但是，实际上保罗在雅典引用异教诗人的做法是概念过渡的榜样，而不是文本桥梁的榜样。第一，对马斯山讲道的总体背景必须予以考虑。保罗最终在寻求摧毁异教，“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徒 17:16）。保罗通过对真神的见证、对耶稣的传讲和对复活的传讲开始讲述福音，以此显明他里面对异教的憎恶。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将这解释为保罗是在胡言乱语，讲一些“外邦鬼神”（第 18 节）。因而，保罗不是从异教资源开始传讲，而是从圣经主题开始传讲。鉴于这些异教徒很难弄明白保罗所讲的，鉴于他们要求他讲更多的信息（第 20 节），保罗就使用概念上的过渡论及“未识之神”，论及异教的诗人提到的人是神的儿女。

第二，在《使徒行传》17:28，保罗并没有引述具体的诗人的话，而只是引用了一些不确定数目的不具名诗人的话。很明显，人是神的儿女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诗歌中并非一种未知的观念或主题。第三，当保罗指出这些诗人的身份是“就如你们作诗的”（强调是另加上的），保罗自己并没有相信或忠于他们。第四，保罗并没有指明具体的经文，然而以《古兰经》文本为连接时，具体的章节一直都会按名称和数字列出来。在以上经文中，保罗似乎是在做复合的或主题的引用，这更符合概念上的过渡而非文本上的搭桥。

无论是《使徒行传》还是其书信中，保罗都没有在其他地方引用过或提过这些诗人。因此，他不认可 17:28 所引用的内容背后的宗教或更广泛的哲学。因而，圣经并不支持保罗在情景化传福音时使用了文本化桥梁的观念。

但是，在以《古兰经》文本为桥梁时会引用许多经文，这只会让本地的受众觉得，传道人认为《古兰经》是有权威的经文。此外，即便是在当时那段时期内，保罗从未指出其名字的诗人所留下的影响力和作品，如果跟穆罕默德的影响力和作品相比也会黯然失色，因为穆罕默德写了一本受人敬重的书，还创建了一个目前拥有 15 亿信众的宗教。

在推荐概念上的过渡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许多宗教都有许多共同的神学观念，可以作为出色的连接点。这包括认信一位神、审判日、神的道降生来到世间。

6.1.1. 神论

跟穆斯林简单交流时，可能的开场白包括“请跟我分享你对神的信仰”。这并不是说基督徒相信《古兰经》所描写的那位神明与圣经所描写的是同一位神。鉴于大多数穆斯林都喜欢谈论神和宗教，这种简单的提问可以开启属灵的交谈，制造分享福音的机会。

6.1.2. 审判日

审判日是穆斯林的信仰，这就提供了另外一个概念上的连接机会。基督徒可以向穆斯林提出简单的传福音方面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你认为在审判日那一天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吗？”³⁵这一问题的相关性非常大，因为伊斯兰教相信安拉有至高的主权，因此人无法真正确信自己的得救。之后在穆斯林朋友做出回应的时候，这位传道人就获得了倾听的机会，因此也就获得了足够的进一步探讨的机会。

6.1.3. 神的道降生来到世间

最后推荐一个例子，概念上的过渡可以用于回应通常情况下穆斯林对三位一体或耶稣神性的反对。许多宗教都相信神或者神的道降生来到世间。譬如，以弗所的书记（不是保罗）声称亚底米的像是落到地上的（徒 19:35）。基督徒相信基督作为道虚己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腓 2:7；腓 1:14）。虽然穆斯林并不相信神以耶稣的形式来到世间，但他们却相信神的道以《古兰经》的形式降临世间。伊斯兰教的这种观念被称为 *Tanzil*，即神的道“降生”。这方面的引入问题可以是“你相信神的道降在世上了吗？”或“如果你相信神的道降生成为一本书，神难道不能让道以耶稣的形式降生吗？”

所有这些概念上的过渡技巧都避免直接引用《古兰经》经文。而且，这也让穆斯林听众非常放心，因为如果基督教传道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当做具体的《古兰经》经文的注释家（*mufassir*），而事实上却不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人理应具备的训练和经验，就可能被穆斯林听众视为侵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避免使用《古兰经》作为文本上的桥梁也会防止穆斯林听众以为基督教传道人相信《古兰经》经文的权威性。

6.2. 幽默

在跨文化交流中，如果能够理解并参与到本地的幽默会话之中，会让本地人觉得外来者非常亲切。穆斯林跟所有人一样，都喜欢幽默，也喜欢拿死后的情况开玩笑、讲述有关死后情况的幽默故事。在许多情况下，下面这些笑话跟政治、宗教或文化无关，所以没有不敬虔。譬如，伊朗人中流传下面这个笑话：

“你听过一个下地狱的伊朗人的故事吗？”（听众一定想听笑话。）

一个伊朗人死了，众天使来接他的灵魂。他们说，“我们要告诉你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³⁵ Yom ad-Deen, or Yom al-Qayama, in Arabic.

去世的那个人说，“好吧，我是伊朗人；我想先听坏消息。”

众天使说，“坏消息就是你会下地狱。”

去世的那个人说，“如果这是坏消息，那还能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呢？”

天使说，“很不可思议，因为你有机会选择去美国地狱还是伊朗地狱。”

去世的那个人说，“好吧，我在伊朗度过了一生……为何不试试美国地狱呢？”

天使就带着他的灵魂飞过墙壁，来到美国地狱。立刻，两个拷问天使抓住了他。他开始尖叫。另一个天使拿来木头要生火。自然而然地，木头放好之后，另一个天使就拿着火炬来点燃了木头。火苗开始烧起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天使拿来了一个较小的壶状混合器，里面装满了沥青。他将混合器放在火上。沥青开始沸腾的时候，一个拷问天使抓住这个去世的伊朗人的头；另一个天使将他的嘴巴撬开。就在这个时候，拿着沥青的那个天使举起混合器，顺着他的喉咙将沥青浇下去。这个人发出嘶声裂肺的尖叫！这个过程刚结束，自然而然地就又开始从头开始了。另一个天使拿着一块新的木头……

这样折磨了几轮之后，在非常短暂的安静期间，饱受折磨的伊朗人的灵魂抬起头，看到了对面的墙壁，听到墙壁另一侧的笑声。他蠕动着被烧焦了的嘴唇，问带他来的天使，“墙壁另外一侧是什么情况？”

“哦，”这位天使说，“那是伊朗人的地狱。”

这位去世的人回答说，“我能去那边看一眼吗？”虽然拷问天使回答说一般都不会允许这种请求，不过他终于从高层那里得到了放行证。有些吃惊的天使回来，告诉这位去世的人允许他破例一次——允许他去看一眼伊朗的地狱。

所以，拷问天使带着他飞过美国地狱和伊朗地狱之间隔着的墙壁。落在伊朗地狱的一片土地上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过世的伊朗故人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大笑。他问他们，“你们在伊朗地狱为何不受苦，而我在美国地狱却要受苦？”

他们回答说，“在伊朗地狱，当天使拿着柴火来的时候，那位拿着火炬的天使却要在两个小时之后才出现！如果他来点火，拿着混合器的天使无一例外都会打电话请假！从亘古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不能统一行动，所以就无法折磨任何一个灵魂！”

这些有关死后情况的大量幽默故事，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分享福音的桥梁机会。本地社群甚至已经为基督教传道人提前将谈话进行了情景化。此外，幽默自然也会降低探讨属灵话题的尴尬环境，因为这种话题可能会具有争议或引起冲突。跨文化传道人可以直接问他们的穆斯林朋友，“在你们的文化中，你们有关于人死之后的幽默故事吗？”之后双方就会有讲不完的话了。

6.3. 在穆斯林当中进行整体情景化的其他可能性

鉴于篇幅有限，恕我无法更充分地探讨其他形式的穆斯林情景化沟通。相比于精心挑选一些《古兰经》经文对其断章取义、背诵基于这些经文的对话，穆斯林背景下的跨文化传道人更好的做法是将时间花在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上。一般情况下，语言学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处在一种文化环境中而不懂得其语言，会立刻让一个人变得像婴儿一样，不论其学位有多高。当今，一般人强调的是速度。然而，如果整体的情景化是基于有意义的跨文化沟通和与穆斯林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样的情景化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依赖祷告和圣灵的大能应当是最重要的。

整体情景化不太可能造成侵犯的另外一个领域是音乐。虽然伊斯兰教的法律倾向于压制本地的音乐风格，但是各穆斯林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和乐器。应当称赞并使用这些风格。模仿《古兰经》的颂唱风格可能会被本地穆斯林视为侵犯。那么，就鼓励本地信徒依靠主去创造本地的敬拜风格。

7. 结论

本文考察了在穆斯林当中分享福音的情景化方法。目前流行的一些方法包括以《古兰经》经文为桥梁、重新解释穆罕默德和误用“穆斯林”一词，这些方法都属于不受欢迎的范畴，称为“侵犯”。侵犯对穆斯林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是作为穆斯林长大的人士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张力。希望对这些会造成侵犯的方法进行改进，以免对穆斯林听众造成其他不必要的冒犯。侵犯性的方法论倾向呈现的是圣经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之间本不存在的连续性，所以具有欺骗性。向穆斯林传福音时应当采用情景化的方法，然而也需要具有远见卓识，以确保情景化的形式符合圣经、符合伦理、符合整体并具有果效。